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

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余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

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

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

計策國用構諸侯叅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徧瀨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

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
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
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
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
知脉理之勝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
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
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
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
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
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

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
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
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
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
用鐵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
都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
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
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
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
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

陰陽之際也日月经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
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
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
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
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
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
藏於專室上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
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

牛馬民蹠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
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
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囿圃却羗胡以爲苑
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駉駃騠實於外廐匹
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
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
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
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
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
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

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牴牾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

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

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無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痿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

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倣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時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

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
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趣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
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
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
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
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
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
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
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
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經
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
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
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
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
荅也

鹽鐵論卷第三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義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與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

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拱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蹙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

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

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都之
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
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
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
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
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
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廝役之使
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
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
卑誹譽言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

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
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
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
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身進士則
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
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
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
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
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揚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

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瞻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漑陂澤

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
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
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
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
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
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
而不能自爲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
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
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

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
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
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
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
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瞻焉故上自人君下
及布衣之士莫不載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
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
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

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
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
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
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
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間非以其有勢也
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克
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

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
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
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高廬如潦歲之鼃口非
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
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
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
食覩其懼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
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
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竒見之而嘆知
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

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鷓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鷓鴣俛啄腐鼠仰見鷓鴣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鷓鴣鷓鴣乎大夫曰學者所

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鷓鴣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

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鳴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媿耻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棲棲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闢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騫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華駟且同侶况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其

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朞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

四庫全書卷四
七
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
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
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
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
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
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
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

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
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
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
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
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
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已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
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
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
狂飛奔走遜頭屈體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
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

足償於滅獲妻子奔亡無處所深身在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大夫曰文學盛節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孔甲為涉博士卒俱死陳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為

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縮王滅之等以儒

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
大官竊權重欺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
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天
不忍爲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
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
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
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
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
一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
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
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
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
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鷓咽於求覽無所子
遺耳

鹽鐵論卷第四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

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
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
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
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
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
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
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
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
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
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

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誦
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
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
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
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
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覩賢不用無
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
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
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
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

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
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
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
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
樂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闕龍逢
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
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
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
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

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
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
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
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
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
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
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
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
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
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

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足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

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夭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得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

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

不能救君出亡身殖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

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
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
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鈇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
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
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難亦無黨
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
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
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
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
已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楫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
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大夫
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
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
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
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朽
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
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
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
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
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

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豐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故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已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已不能以已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殖醢也未

見其爲宗廟器覩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

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驎之才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顛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

推之不往狂狷不遜伎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汲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爲知許而以爲直不遜以爲勇其遭難故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已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睢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

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及諸已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柳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

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睿智而事寡是

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

而舒於民又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已爲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

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爲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萑葦而有藂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

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

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
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
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
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
其然也文學何恠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
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
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
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
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

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
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
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
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
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藜糲者不可以言
孝妻子饑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
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
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

以順禮歆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為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綽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為

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毋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

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藟糲者葷茹腍臘而後見肉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藟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跋躄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當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腍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

養非孝也丞相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泚水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達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

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

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庄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日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

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歛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弟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虚心傾耳以聽度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時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訕訕不可勝聽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

財利復徃古之道臣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用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未沮事隳議計慮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也大夫曰色厲而內在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跋躅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章博習之士趨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

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鴟鴞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

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曰嘻諸生闢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孔

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與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蒞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

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

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

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
執事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
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
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
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
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覩矣今以近世
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
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
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

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
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
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
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
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
酈滕灌之屬爲輔雖即異世亦旣閔天大顛而已禹
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
群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
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
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

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
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
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
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
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
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
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揚可勝
告縉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
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
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

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
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
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
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
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
就而易敗車不累碁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
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躡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
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鞠秉耒抱插
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歛從容傅白黛青者衆無而爲
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紈袴象裝生不養死厚送葬

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于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在於勸米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鹽鐵論卷第五